



佳作

神在
作品

得獎者

崔舜華

崔舜華，一九八五年生。政大中文所畢業。曾任雜誌編輯，現為文字工作者。著有詩集《波麗露》（二〇一三）、《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》（二〇一四）、《痾薄神》（寶瓶文化，二〇一七）。

得獎感言

對於迄今所遇見、擁有與失去的一切，不得不內懷一份中性的、安靜的感謝。

(小路 / 攝影)



神在

我問過自己：如果世上有神，我對祂來說重要嗎？

讀小學時，父母加入了一個來路不明的組織，名叫「中華科學意識研究會」。名為研究，實際上則集宗教、政治、直銷於一身。

領導組織的「老師」，自稱李白、李後主與蘇東坡等幾世文豪投胎入身，對自己的詩才格外自信，寫了好幾本舊體詩，自譜曲調，囑咐信徒如父親之類日日吟哦誦唱，據稱能累積善緣。「老師」的這項教誨對我造成非常可怖的影響。至今，只要想起李白的〈將進酒〉，我眼前總是浮現父親在客廳裡，兩頰汗光閃爍，扯開嗓門高唱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——」的情景。

李白若有知，必定崩潰矣。

中學時，父親會趁我在家時冷不防地掀開房門，亮出一冊印有「中華科學意識研究會叢刊」字樣的本子，隨即照本細數我的貪婪、懶惰、肥胖、暴烈、固執和驕傲，我的性格、說話的表情、用詞方式、五官和身材，被父親一層層剝除得如無毛豬肉般赤裸見血。父親訓話時，因為激動，唾沫星子不時從嘴角噴出，滴落在他四季如一的破汗衫上。我低著頭，不時抬眼窺看牆上的時鐘——十五分鐘，



半小時，一個鐘頭——最末，父親總是要我認罪並承諾悔改，這戲才暫時罷休。

事隔十六年後的現在，我想，父親和我早已各自明白，與我懶散貪逸天性戰鬥拚搏的那些時間，無疑是徹底白費了。

國一學期結束後，我轉學到一間私立國中，不久就被幾乎全校同學視為異類，不僅被同班的少男少女排擠，其他班的學生也習慣在我下課經過走廊去廁所，或穿過校園去操場上體育課時，從樓上探出身醜女醜女地大叫，或擦肩而過時故意從側面推我一把，被我重心不穩撞到的某個男生便會誇張擠弄出一臉嫌惡。

我知道自己看起來多惹人討厭。我身材肥胖，毫無青春少女的曲線。一頭自然鬢粗硬如馬鬃。眉低壓眼。整個青春期，我非常害怕和任何人說話。青少年的殘忍與動物無異。班上受歡迎的少男、少女主動貼近，通常是目的性的暫時權宜。英文考卷和數學習題解決後，若我太倚賴這份友善，向對方多透露兩句心底壓藏的話語，那些話隔天必會傳遍全班，成為莫大笑柄。

我直覺地明白，哭了就是認輸。在那所國中待了整整兩年，我沒有在任何人面前掉過一滴眼淚。所有的惡苦憋在腹內，回家躲在被窩裡，忍著喉嚨悵泣。

母親總說：「不要理他們，妳愈生氣，他們愈開心。」但我不是生氣，我只是絕望。我也試著努力過。爲了能從外表上改善一點印象，我極渴望能擁有一件那種當時極受歡迎的訂做的制服褲。原本

的制服質料極易起縐，版型是容易顯胖的A字褲，訂做的制服質料筆挺，腰身柔滑服貼，褲管微微外放成小喇叭狀，一件僅五百元。我向母親提了，母親顯得很爲難，一再推搪：「妳爸不會答應的。」我央求母親好幾個星期，她才勉強點頭。

後來我才明白，在這個家裡，母親是這樣的一個角色，連做一條讓女兒可能好受些的便宜褲子的權力都沒有。於是，她把我想訂做制服褲的事告訴了父親。母親洩密的當晚，父親一手捧著「中華科學意識研究會叢刊」的冊子，一手握著棍子，邊揍我邊吼叫：「貪慕虛榮，就是被動物靈附身！我要幫妳把動物靈趕跑！」

從此，我明白了誠實招來的後果險峻，也知道了任何人都不能夠輕信，包括自己的母親。所以我開始事事編謊。從回家時間、考試分數、出門去圖書館（其實是去學校和同學邊念書邊扯淡）。在父親眼中，我大概完全是罪無可赦了。

想起來，我根本不知道父母是怎麼加入這個可疑至極的「中華科學意識研究會」的？他們不僅不會告訴我和我弟一聲就擅自跳進這渾水，更強拖著我和我弟一起，無視我們的掙扎，蠻橫地將髒水潑灑到我們身上，腐蝕出一個個永無可能癒復的膿瘡。

讀研究所時，爲了不被父親找到，我搬離了學校宿舍，住進一間木板隔間的四坪斗室，月租僅四千元。我挾著兩個四格書櫃、一只洗臉盆、一台桌上型電腦、兩袋便宜衣服，開始了二十四年以來



第一次靠自己掙錢的日子。

當時，有一位老師對於我的境況非常同情，她遊說系上其他老師分我一個助理職缺，加上我自己應徵來的校內採訪和文案等兼職，學費和房租還能勉強應付。生活非常拮据，但還能抽廉價香菸，去十元商店買便宜化妝品，節省可用上一年。

後來，那位老師更拉著我去校內的諮商中心，碩三那一年，我每週一次去諮商中心，和年輕的諮商師漫無目的地聊一小時天。但當老師邀我去她所信仰的基督教會，向她所信愛的主耶穌傾訴痛苦和眼淚時，我拒絕了她。

我想，我確實傷害了老師的期待，她必定期盼我的孤獨悲忿有所託依，對她而言，最好的託付就是她虔信的神。但在離開父親家之前，我曾經告誡自己無數次：這輩子無論如何不接近任何宗教。對於任何宣揚某種不分差異、普世皆渡的言論充滿焦慮和詰疑。這是我的心，我無法背棄它。

變老的好處之一，就是能掌握某些無害的投機心法。日常不如意時，我學會像其他人一樣視情況擇神而祈。我造訪民間供奉的各家廟神。鹿港天后宮中媽祖慈悲端坐，面容黝黑，低眉含笑。中和四面佛廟裡的佛身遍體金燦，十六手腳優雅修長，四張臉回應著人間各種苦欲。武昌街城隍廟內好高大一尊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，雪白衣裙，楊柳無語；二樓是南無阿彌陀佛的金殿，殿中香霧繚繞，赤足入殿方顯虔敬。

慈眉低目的金剛，銀髯及地的福德神，凸瞳咧牙的虎爺，手挽紅線的月老……我挨次地指認祂們，合掌捻香，自報家門，無聲地許願。同樣儀式在每一張無語的巨臉面前重複地繖繖，香灰不時落在手背，燙，一縮手，灰燼落進氤氳爐中而消弭。那些未能成形的語言，輕飄飄地越過眾人的闔眼吐息，歸於大塊寂靜。

我漸漸認得了神，但我不知道，神是不是也認得我？

V幾乎帶我闖遍了我們住過的地方周圍所有大小宮廟。我的八字很輕，V的則很重。對於鬼或神，他不像我那樣戰戰兢兢地研究參拜路線，神經質地努力同時點燃整束線香，在每一座香爐前重複報告一遍出生日姓名戶籍等等。每去一間廟，見一尊神，他卻像打算向一個新朋友搏交情一樣，挾著鄰里間攀聊的姿態與神打商量。

我甚至敬佩起V的玩世不恭。我們背負的傷疤各自不同，但我羨慕他能不避諱地展現出天真和狡黠，那是花過心思、在自己身上努力養育出某種優雅的那一類人，才能擁有的肆無忌憚。而這份能力在我身上，早早地被父親橫生剝除，日後我所努力建造的，不過是免於再次受傷的鐵堡壘。

搬進和V同住的第三間套房時，我們滿懷新鮮地在台北最熟爛甜膩的C區鑽探。一片燈花酒濃中，有一間非常狹窄、門口寬度僅容普通人側身勉強擠入的二手衣店，店裡供著一尊身量嬌小的四面



佛，佛身光亮無垢，四張面孔分別是簡單的花束與爐座。

住在C區的一年裡，我向佛許過四、五次願。但這家店的佛和人似乎不太勤懇。營業時間到了，鐵門時常還緊閉著。徐娘半老的老闆娘，眼影和髮型都像七〇年代的龐德女郎。V一踏出店門就說，這老闆娘年輕時應該是個美人，也許在風月場裡辛苦了大半輩子，退休後用年輕時掙下的錢，在當年做生意的附近開了間自己的店。

我在這位至今仍妝容濃豔的退休舞小姐的店裡，買過一件非常復古的黑面高腰窄腳褲，把自己捲在薄如面紙的換衣簾後頭，將二十五吋的褲腰扣在肚臍上。

那尊四面佛曾靈驗過一回。那一年我們過得並不順遂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幾乎無法順利說明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，但總之什麼都不對勁。只能說有可能是當時我們住的那間套房的體質不良，套房的對外窗緊貼隔壁大樓，風透不進，西曬嚴重，衣物只能勉強晾掛在浴室外半坪左右的零碎空間，終月陰濕不乾。電梯的燈光總是閃滅不定，有次我半夜出門去便利商店買菸，一進電梯，竟然停電了。從此我便對這間房子充滿疑懼，覺得它像是打著算盤的陰險小人，某天將趁我和V不注意時，一口吞吃掉我們。

某天一早，我醒來，看到V睡著的臉。他眉頭緊擰，看起來非常痛苦。和我一起生活真的這麼不快樂嗎？我出了門，走到那間供奉四面佛的店前，在各種舊物雜陳之間，我祈求：無論他要什麼，請讓他順心如意吧。

不久，V 的努力傳來佳訊，周遭一片恭喜聲中，我喜孜孜地拾著養樂多和新鮮蘋果尋佛還願。該做的禮數都做了，但我還不知道，佛僅僅允許我成功一回。下一次，下下一次，遇到不順時，我一趟趟地尋向美豔老闆娘那裡向佛祈願，但佛此後沒再理睬過我。

廟殿之中，眾人皆低首垂頸，持香默念，集體凝念的沉默彷彿巨聲震耳。我迷戀這種寧靜中的騷動，極力抑欲下透露的俗塵妄念，凡與仙，動與靜，活人與塑像，我們因儀式而暫時獲得平靜，像哭泣的孩子得到一把糖，而有了苟且的快樂。然而，若不是這麼簡單地便能滿足，我們該如何在這窮險世界中，為自己牢牢握住緩一口氣的餘裕？

對我來說，向神祈願是一條單線道，信眾僅被允許在道路末端竊竊觀望耳語。此路只容神意通行，等待神願發慈悲，施福予你。這是一場單方面的交易，成交與否，全取決於那隻握持神力的巨掌。我們只能期待自己渺小的心願在茫茫念海中被撈取，否則只能繼續等著也許某天運氣好轉。

我知道，其實自己並不真的信任神，正因為如此，我改信這場交易。交易不盡平等，但有其機運。與其在神座前俯伏貼耳，我習慣直接而有禮地遞出條件，以還願消解心事，以鮮花替換善果。這是一扇方便之門，供人從門縫窺探現世的幸福的可能。我們只求當下，無病無災，衣食無憂，子孝妻馴。像我和V這樣幾乎習慣了無家無天的城市邊緣分子，依然擺脫不了生活中的種種不滿足，對生命的詰疑。對於這世界針對你無端拋襲的惡意，我們僅剩孩童般的軟弱。咬著嘴唇憋著委屈，但我們已



經不是可以回家奔向母親懷抱，哭訴被欺負的總總苦楚的年紀。我們必須撐持起自己的人生，不管這樣的人生多麼蒼白，短暫，一無可取。

我們最終能寄託的，唯有那眼若瞳鈴，耳若蒲扇，手持淨瓶蓮花或法珠法輪的神明們。每一次拜見，都是初識。你與神的相遇比起其他任何關係都來得乾淨而親密，當你身在神殿，你便僅擁有一個名字，而那就只是純粹的代號，像一只別針，由你遞交給你親自挑選的神祇，其中並不包含你屢屢犯下的錯誤，你辜負過的期望，你背叛過的朋友，你所逃避的責任和你曾製造的苦難。會批判你的非神而是人。神的存在是中立的，是透明的，是此刻踐現的。

神是因爲你而存在的。如此而已。

神啊，我就在這裡，祢聽見了嗎？



與神交談

◎阿盛

描寫父母的宗教信仰與狂熱所衍生的嚴苛家庭教育、子女受到的折磨苦痛，父母盲信產生的後果已經夠糟了，「我」又因為不漂亮而招來同學羞辱（漂亮，其實也是一種信仰），終於於失去對人的信心。好不容易暫時離家可以喘口氣，那位善待我的老師竟然也熱中傳教。於是，我徹底成了疑神論者。

作者筆鋒一轉，著力描寫自己的「與神交易」經驗，提出一種很另類又很普遍的人神互動觀，相當精采。住在C區、退休舞小姐、四面佛那幾段，極有意思，是本文的大亮點。

結尾，對神歎呼，精簡卻力道十足。

